

二人转



ER REN ZHUAN

第 2 本

开箱教子

找存折

中秋月夜

李二嫂摔桃

风雨河神庙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二 人 转

(第二本)

☆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大西路二四四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620×940毫米·16开·24,000字·印数:1—35,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T10155·487 定价(5)0.09元

二 人 转

(第二本)

☆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690×960毫米·1½印张·24,000字·印数：1—15,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58·487 定价(5)0.09元

风雨河神庙

焦 平

女：真金不怕烈火燒，
男：荷花出水显低高，
女：登山防备毒蛇咬，
男：行船看准指路标。
女：唱一段风雨河神庙，
男：劝同志把阶级仇恨永乱牢，
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别上敌人鬼圈套，
男：向前进，革命征途不跌跤。
女：說的是苞米吐絨連雨季，
男：青蛙儿稻花香里鬧吵吵。
这一日牛羊下山天色晚，
大老陶吃罢晚飯就把胡琴操，
拉一段《社会主义好》，

唱一曲“枪刀入庫，馬放南山”太平歌謠。
沒料想唱恼了刷鍋洗碗的陶大嫂：
“你看你哼呀呀，还乱把脑瓜儿搖，
尔忘了今晚大队要开会，
讲村史，摆家譜，要进行阶级教育把苦根刨！”
大老陶聞听此言哈哈笑：
“嗨！你一个老娘們儿，也跟他們瞎吵吵，
我也曾当过翻身大队长，
我也曾斗过地主打过土豪，
我也曾帶領全家归集

体，
我也曾劳模红花胸前
飘。

现如今我是堂堂副队长，

天下大事我通晓，
全国解放十四载，
铁打江山万年牢，
纵有那几个地主富农坏
分子，

给他杆枪也是白撓毛
——几个耗子作不了
妖！”

女：陶大嫂越听越生气：

“你真是实心葫芦歪把
瓢！

大前天俺们开个地头
会，

杨书记就说这太平观念
最糟糕，

他说是阶级敌人阴魂不
散，

这几年有的地主富农翻
把、倒算、破坏、造謠，

叫咱们提高阶级警惕
性，

防备敌人的两箇三刀。”

男：大老陶摆手连说：“去
去去！

你愿意开会就顶着小雨
去把眼熬，

我可要舒舒服服睡点
觉，

明天起早带领社员把草
薅。”

大老陶张嘴连把哈欠
打，

支起蚊帐躺在炕上伸懒
腰。

女：陶大嫂撑开雨伞撅嘴赌
气去开会，

男：大老陶翻来复去半天也
没睡着，

（以下女唱上半句男唱
下半句）

他想着今年庄稼长的好，

他想着集体经济步步

高，
大队的干部們都是好領導，
指揮生产，参加劳动，
真能哈下腰，
党支部楊書記他更有一套，
一是一二是二不差分毫，
我对他的意見就有一个，
嗨，为什么老把那“阶级”俩字喊得那么高！
明摆着，咱村只有一戶地主，
就是那早叫咱斗垮了的
癩皮刁，
土改时他父亲北霸天被咱处死，
他兄弟逃跑外地至今生死无音毫。
想当年俺倒是受过他家不少害，
呸，想那些陈年老賬当

个球毛！
解放后他老老实实听咱改造，
十多年他見咱总是点头哈腰，
他常說坚决拥护共产党，
走社会主义大道决不动摇。
癩皮刁年过花甲近来身板还不大好，
看样子他的蜡头就不高。
他有个儿子叫傻宝，
三十来岁痴聾带傻連个对象都沒搞着。
照我看这样的地主早就該摘帽，
可楊書記老把他爷儿俩的毛病挑。
說什么土改时他藏欠帖和地照，
还藏了一把祖傳的鋼刀。

噲！就算他癩皮刁还有
刀和照，

他还敢动咱貧农一根毫
毛！

嘿嘿！十多年的光景宝
刀也生鏽啦，

白綾子地照也烂得一团
糟。

男：大老陶想到这里昏昏欲
睡，

忽听得风吹雨点把窗紙
敲。

哎呀！連日阴雨把地都
灌飽，

山洪滾滾大河要漲潮，
若把那水庫大堤冲个好

歹，
难保那堤下的百亩好稻

苗。

大队部簡直是胡鬧，
不抓正經事，偏搞階級

教育为哪条？

大老陶越想越煩躁，
踢翻蚊帳，披件蓑衣，

戴頂草帽，他就往外
蹊。

呱嗒嗒跑过三里烂泥
道，

哧溜溜滑下斜坡路一
条，

急忙忙繞过坝头河神
庙，

喘吁吁登上河边护堤
桥，

但見那，黑烏烏水庫大
堤如山岳，

嘩喇喇山洪咆哮无处
逃。

“噤！这真是人民公社
力量大，

降住南山虎，鎖住北海
蛟！”

大老陶摸着瞎黑往前
蹊，

要看看閘門关的牢不
牢。

他連摸帶爬来的快，
閘門頂上弯下了腰，

他正要伸手摸摸大铁
鎖，
猛觉得一股冷风直扑后
脑勺，
有两只大手抹住他两臂
往后一扭，
有一只大脚使勁登住他
的腰。

吓的他“啊呀”一声，
忙喊：“这可是誰瞎
胡鬧？

快松手，俺是队长大老
陶！”

女：那个人松开大手哈哈
笑：

（夹白）“是你呀，陶
大叔，嘿！

我当是个地主富农妄想
要把泰山搖！”

男：气得个大老陶直門躁
脚：

“呸！周二楞，你楞头
楞脑嗓門高，

就算你是个民兵大連

长，

开玩笑也得把个場合
挑，

今夜里若是碰个胆小的，

小魂灵早就飞上了九重
霄。”

女：周二楞笑哈哈地又把大
叔叫：

“你怎么沒等散会就往
这儿蹿？

莫不是楊書記还放心不
下？

派你来查查崗哨睡沒睡
着？”

男：大老陶搖頭連說：“哪
有的話，

早知有民兵护堤防汛，
俺早就睡着了。”

女：二楞說：“大叔你来的
可正好，

我想找个帮手还沒找
着，

請大叔就站在这里替我

放放哨，
我到那西堤小坝上去巡
邏一遭。
你冷了，坝下有我的大
棉袄，
你餓了，那还有土豆半
干瓢。
可就是不許你老睡大
觉，
这可是楊書記的指示要
記牢。”
周二楞說罢扭头揚長
去，
男：孤丟丟，坝上只站个大
老陶，
心里說：这也不是前綫
陣地放的什么哨，
就跟那軍事演习、小孩
游戏不差分毫。
大老陶想罢多时仰天大
笑，
一陣風刮掉草帽，落到
坝下水上漂，
大雨点繞着脖頸往下

淌，
順着脊背流到腰。
大老陶一陣心好恼：
嘿，这真是沒事找罪遭。
哎？坝头上不是有座河
神庙嗎？
俺何必站在这里挨雨
澆！
想到这他咧嘴跑进了河
神庙，
庙堂里黑古隆冬啥也看
不着。
这座庙是文物古迹保存
的挺好。
塑象犹存，就是沒人迷
信把香燒。
大老陶腰疼腿痠渾身困
倦，
摸了摸泥菩薩的座下还
不太潮，
他挪了挪泥菩薩开言
道：
(夾白) “老伙計，勞
您大駕，先攔那邊呆着

吧！

俺可要借你的宝座直溜
直溜腰。”

大老陶枕着蓑衣打个盹
儿，

耳听着山門外嘩嘩的雨
声和呼呼的松涛。

他正在二馬天堂眼皮儿
发涩，

忽听得山門外有人呱唧
摔了一跤。

大老陶咬着牙床好歹憋
住笑，

心寻思准是二楞那个小
虎羔子，

俺剛才叫你吓了一跳，
这回呀，俺要試試你小

子是虎还是猫。

見两个黑影鬼鬼祟祟、
搀搀扶扶閃进庙，

噉噉喳喳說話声不高。
一个嘤嘤鼻儿，一个公

鴨噪，

（夹白）啊？不象周二

楞的語声。

那嘤嘤鼻的怎么就象癩
皮刁，

公鴨噪分明是他的儿子
傻宝，

他父子夜晚进庙为哪
条？

莫不是也来护堤防洪
水？

莫不是也为集体把心
操？

不对呀！

癩皮刁病病殃殃連他的
老命都保不了，

他怎能深夜冒雨往外
蹿？

（夹白）嗯，先听听他
俩都嘀咕些什么。

女：傻宝說：“爹呀，这里
就是河神庙，

你有什么要紧話就赶紧
往外掏，

待一会儿那帮穷鬼散了
会，

碰上了护堤的民兵可就
糟了糕。”

男：癩皮刁擗把鼻涕，有气
无力地叫声傻宝：

“儿呀，十多年啦，难
为你装聋耍彪，

现如今我好比五丈原头
将星落，

眼瞅着就要一命归阴
曹。

咱刁家的大仇至今还没
报，

九泉下我目难瞑啊气难
消，

穷党们杀了你爷爷，夺
去咱土地和财宝，

你叔父逃亡外地眼望家
乡把泪抛。

你是咱刁家门里独一无
二的顶梁柱，

我死后，你要明面装傻，
暗中扯住干部的腰，

大老陶他已经喝了我的
迷魂药，

下一步，要把那杨书记
拉下桥，

还得劝你妹妹把民兵们
一个一个拉下水，

这叫做黑虎掏心妙计一
条。

有机会再慢慢把台湾来
的特务找，

变天时保险有你的大功
劳。”

女：傻宝说：“咳，这些
话在家唠唠有多好，

又何必跑出老远挨雨
浇。”

男：“唉！说你是傻宝真
傻宝，

似这样怎能干大事逞英
豪！

你赶快抽出腰后的鸭嘴
鎗，

就往这墙角地里使劲
刨。”

女：那傻宝刨了半天忽听当
啷一声响，

男：他爹說：“你搬開石板，捧出磁罐，那里有些油紙包，那包輕的是欠帖、租債和地照，那包重的都是元宝和金條。磁罐底下還有一桩寶，那本是你太爺創家立業的一把寶刀。這些物件那個地方更保靠，等將來总有一天你能用得着。”

女：听傻寶捧罐摸刀叮當作响，
氣壞了背黑听聲的大老陶：
狗日的！
我尋思你們是破繩爛套，
誰知道你們是裝死的毒蛇整兩條！
今天我打蛇就要打個

死，
打不死我就不是貧農出身的大老陶！
想到這，他來個鷓鴣翻身，兩眼直把火星冒，抓住了泥菩薩的大腿越舉越高。
山門外狂風呼呼拔枯樹，
瓦檐下暴雨嘩嘩傾盆澆，
刷喇喇閃電白光射古廟，
轰隆隆霹靂震耳聲聲高。

男：癩皮刁心驚肉跳借着電光抬頭看：
（夾白）“啊呀我的媽呀，這這這……
這菩薩怎么亂蹦高？
莫不是神佛顯聖要把我指教，
（夾白）傻寶啊，快跪下，……菩薩在上，弟

子刁承业和犬子刁继祖，给您磕头啦。望神佛保佑，有朝一日变了天，咱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弟子我晨昏叩首把香烧。”

女：傻宝说：“爹呀，你这闹些什么鬼？

我怎么没看见菩萨蹦高。

你先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把那水库闸门砍上几刀，

我叫那洪水冲毁百亩稻，

我叫那满库鲤鱼摇头摆尾四下逃。”

他一边说一边提刀往外闯，

男：大老陶大喝一声全力把泥菩萨往下撂，
菩萨头正好砸了傻宝的脚，

菩萨腿偏巧压住癞皮刁的腰。

女：大老陶泰山压顶摠住老贼擒拳打，

男：癞皮刁呼天嚎地直哀告菩萨把命饶。

大老陶拳打脚踢不住点的罵：

（夹白）“老杂种，你认差神啦！

俺是你冤家对头大老陶！”

癞皮刁猛然省悟忙喊：
“傻宝，

你你你，你怎么还不快来给他一刀！”

那傻宝爬叉起来，象只恶狼扑上去，

揪住了老陶的衣领，举起钢刀。

女：正在这万分危急处，
庙门外一片人声似怒潮，

嚓嚓嚓，五、六支手电

筒各往庙里照，

噌噌噌，跳进来彪形大汉七、八条，

哇呀呀，周二楞象当阳桥头张飞叫，

当啷啷，楊書記掄鐵鎚飞了傻宝手中刀。

呼喇喇，众民兵一拥而上象鷹拿燕雀，

雄赳赳，逮住了傻宝和癩皮刁。

男：大老陶长长吐出一口气，

抓住了老楊的肩膀連把头搖：

“楊書記，

都怪我思想麻痹不知好歹，

我心混眼花不識地主鬼花招。”

这时节人群里钻出陶大嫂，

女：說：“呸！你倒唱那枪刀入庫，馬放南山的

太平歌謠啊？”

男：老楊說：“过去你思想太麻痹，

从今后提高警惕，走道不要再跌跤。”

大老陶又羞又怒正要把地主的阴谋一一控告，

女：陶大嫂說：“你算了
吧，乡亲们都知道
了！

正开会忽見民兵来报告，

发现了这两个坏蛋要耍花招。……”

男：老楊說：“这本是阶级教育的活材料，

告訴咱阶级俩字不能撤銷。

女：誰若把阶级仇恨全忘掉，

男：就忘了地主藏的这把刀，

女：这把刀飲了多少穷人

血，	男：就象那霹雷直敲后脑勺，
男：这把刀要把咱们的红心	女：从今后他提高了阶级警惕性，
掏，	男：再也不唱那太平歌謠，
女：这把刀要把咱的子孙	女：他编了一段《风雨河神庙》，
害，	合：直唱得社员们心明眼亮
男：这把刀要引狼入室，妄想把人民江山一口	生产干劲高。
叨！”	
女：大老陶听罢老杨一席话，	

(1963年创作)

李二嫂摔桃

杨 维 宇

女：花开枝头咧嘴笑，	男：这一回你念我听着。
男：报春燕子语声娇，	女：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学习
女：万里晴空风光好，	好，
男：大地回春见新苗。	咱们的立场才能站得
女：李队长吃完晌饭把李二嫂叫，	牢。
男：咱还得把毛主席的著作学。	男：李队长一听抿着嘴笑，
女：李二嫂拿起“毛选”把文章找，	不怪社员都夸你觉悟
	高，
	摊上你这样好爱人值得
	骄傲，

真叫我高兴外加点自豪。

女：毛主席著作就是法宝，
我们要联系实际好好学。

男：你别看地富分子点头哈
腰见人假装笑，
他心里暗藏杀人刀。

女：看起来我们真得清醒头脑，
不能让死灰复燃再生火苗。

男：李队长学完下地干活去了，

女：二嫂我放下书本把孩子包。

忽听房门吱嘎一声叫，
头一伸鬼鬼祟祟东瞅西瞧。

只见她脸上褶子左一道
来右一道，
抽抽巴巴好象核桃。
挺大的年岁她咋硬装俏，

打扮的人不象人妖不象妖，

不知她脸上胭粉搽多少，

活象个挂了霜的冻茄子包，

红“孤拐”抹的不大不小，

就好象贴上两块红膏药，

穿一件紫花小夹袄，
肥腿裤子吊的挺老高，

一走道，三节腰，
脚尖竟意跷跷着，就好象撇嘴巴的小猪羔。

这个打扮实在难找，
就是那巧手画家也难画难描。

二嫂我仔细一看认识了，

原来是富农分子大红桃。

她手拎猪腰筐两头往上翘，

胳膊窩夾個紅布包，
在過去這妖婆一肚子花
花道，
解放後表面老實心裡藏
把刀，
今日里黃鼠狼給雞拜年
又沒安好道，
說不定要使什麼花招！
二嫂我心裡惡心又煩
惱，
低下頭來假裝沒看着。

男：大紅桃進屋回頭回腦往
後捎，
就好象耗子出洞遇見
貓。
來的好，來的巧，來的
那麼妙，
李隊長沒在家樂壞大紅
桃：
別看當干部的不上金錢
美女的套，
能識破我使的是啥招，
人都說老娘們的心眼
小，

見了好吃的就忘了怕火
燒。

只要她心裡把縫兒撬，
我就手給她塞上炸藥
包。

只要是隊長老婆跟着我
的腳步跑，

李隊長腳跟別想站的
牢！

倘若是摘掉我的富農
帽，

誰還敢對我下眼瞧。

只要是能給我房場，上
了圈套，

就等於在你腹中插把
刀。

大紅桃哎喲一聲滿臉陪
笑，

把禮物就往櫃上攔。

尊一聲：她二姨你身板
可好，

這幾天可把姐姐想壞
了，

聽說你生了一個白胖